

談佛門師徒

慈惠

佛光山教育院院長

一、前言

凡是對當前社會有關心、有觀察的人，大概都會說：我們的社會失序，我們的社會生病了，的確如此。怎麼辦呢？改善之道，首推「教育」，不管誰把脈診斷、開藥方，總之要靠教育機構依照處方去照護、督促吃藥，才能痊癒。但麻煩的是這個教育機構也病得不輕，師不師、徒不徒，加上家長把教育界的倫理秩序擾亂了，「尊師重道」、「師嚴而後道尊」的傳統師門倫理淪喪了。這是社會、國家的危機。

反觀佛門的教育，歷經兩千五百多年的時空，至今師徒的相處，依然是「師愛徒，徒敬師」、「師如師，弟子如弟子」。尤其，師父在教育弟子上，不僅是給予知識、技能的指導，更是以無言的身教來說法，使弟子的道德培養，從內心淨化起。因此佛門的教育，是啓發引導式的自覺教育。又從歷代高僧傳記、禪林語錄裡，可以看出嚴肅的修道過程裡師徒的相處之道，及感人的道情法愛，在此提供教育界人士作為參考。

本文分別從師徒關係的建立、師徒傳承的重要性、師徒傳承的方式、師徒間的道情法愛等，來加以論述。希望藉助此文，讓大家對佛門的師徒相處，乃至師授徒的教育方法上，有一正確的瞭解；並以此為鏡，期望能再恢復優良的師門倫理，提昇國民的人際道德觀。

二、師徒關係的建立

師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者也。人一生的學習過程，都離不開師徒關係。例如：從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乃至研究所，師長不斷教導我們做人處事的道理，給予知識思想教育；進入社會以後，在各行各業的專業領域裡，更是有賴前輩的經驗傳授和技能指導，才能有所成就；甚至我們想學習某項才藝，也是要靠老師的指導，得知訣竅，點破迷津，縮短獨自摸索的時間。所以，師徒關係，可以說是每個人一生中，很重要的人際關係。

一般的師徒，師就是師，徒就是徒，身分不同，地位懸殊；然而在佛門，卻有極為不同的特殊倫理。佛教認為人人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；佛是開悟的眾生，眾生是未開悟的佛。因此，師徒的關係，只是悟道的先後而已，故有「三分師徒、七分道友」的主張。為師者，站在啟發和引導弟子的立場，給予適當的點撥；而有些弟子更在成就之後，回頭度化師長。所以佛門的師徒關係，既是師徒，也是道友，更是一生一世的終身道侶。

(一)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

「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」，即所謂：「師父引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」的意涵。佛教認為眾生皆有佛性，佛門裡師父對弟子的指導，僅是從旁輔助、提攜、指點，修行悟道，仍是要靠弟子自己去體證。所以，師徒間是亦師亦友的關係。

兩千五百年前，佛陀於菩提樹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，而言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」又《法華經》中，常不輕菩薩亦說：「我深敬汝等，不敢輕慢，所以者何？汝等皆行菩薩道，當得作佛。」由上可知，「眾生皆有佛性，人人皆能成佛」的道理。因此，自古以來，佛門裡師徒的關係，便以此觀念建立「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」的信念。

站在為人師表的立場，心中時時以徒弟為道友，且用開明的方式，來教育子弟，給予創造發展的空間，促其成就。師者以身作則，循循善誘，感化弟子改過遷善。立於為人子弟的立場，理當尊師重道，謙恭受教，奉行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的美德。尤其在禪門裡，往往因為師父一字一句的點撥，讓弟子的觀念改變，慧命重生。佛門師徒之間，這種互尊互重，亦師亦友的法情，實非一般世俗之情所能比擬。例如：佛陀視大迦葉如賓如友，大迦葉也從不忘以師禮對待佛陀，師徒之間洋溢溫馨的情誼。

又佛陀在教化弟子時，會針對不同根性的弟子，給予不同的引導。好比對於過度急進修道而產生退心的憊耳，佛陀以琴弦的鬆緊為喻，告知：不急不緩，方為中庸修行之道；但對懶惰懈怠的比丘，則說精進修行的法門。佛陀對眾生應病與藥，對弟子因材施教，契理契機，真可謂是世間的良師，弟子們的善導。

此外，佛陀也以身示範，前往探視老病比丘，並親自為其洗滌病體。雖然佛陀貴為人天師尊，卻又謙稱自己是大眾中的一個，由此可見，佛陀是多麼平易近人，佛門師徒是如此的平等親近。

及至後代，禪門裡的祖師，或以無情棒喝，或用吃飯喝茶，給予弟子提醒啟發，甚至如：道安的師父、太虛大師的師祖，雖然只是個普通的出家人，但因深具栽培後學之心，讓弟子出外參學，尋師問道，才能造就一代高僧；這份提攜成就之情，即是師徒間的道情法愛。

佛光山星雲大師以「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」的涵養，課徒千餘眾，不僅肩負起為人師長教化弟子的重責，更以寬大、尊重、包容的態度來引領弟子，例如：佛光山的種種事務，常鼓勵弟子提供意見，甚至說「說錯了也沒有關係」，或說「三個臭皮匠就是一個諸葛亮」，使人人得以發揮所長，承擔弘法利生的事業，使佛光山的道場遍及全世界，讓「佛光普照三千界，法水長流五大洲」。

(二)終身的道侶

在佛門修道的過程中，師父與徒弟的關係，是一生一世的。因為是一生一世的伴侶，所以師父對弟子道業的指導，可以說是綿延而久長，其修道的方式，常是透過日常生活加以點化，因此行住坐臥之間，處處可見師父對徒弟的關懷與照顧。

以佛陀和大迦葉師徒為例，在《別譯雜阿含經》中，提到大迦葉一生以苦行作為修持，直至年老依然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，過著十分刻苦的生活，佛陀看了心覺不忍，一再告訴大迦葉，要好好照顧身體。

佛陀也關心到，由於大迦葉修持苦行，無論在穿著或生活上，過得極為簡陋，有些注重功利的師兄弟，把他看成一個糟老頭。佛陀不忍心大迦葉的道行被輕蔑，在一次公眾場合，佛陀特別讓出半座給大迦葉，提醒大眾不要因大迦葉的外相，而忽略了他的成就。此即師對徒細緻、體貼的心意。

《四分律》卷三十九及南傳藏經中記載：有一天，佛陀要侍者阿難在他的寮房裡加設一張床座。誰有這麼大的福報，能跟佛陀共宿一室？原來是來自遙遠西印度阿槃提國，迦旃延的弟子——億耳。大家不明白，億耳只是個沙彌，佛陀為何如此重視；一個不起眼的沙彌，竟能和偉大的佛陀同宿一房。

這天晚上，佛陀不但慈祥地與億耳談話，也問到迦旃延在偏僻地區弘法的狀況。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想法，佛陀對億耳的談話，就好似爺爺對小孫子的慈愛關心一般。事實不只如此，億耳回去以後，向迦旃延報告所有的情況。當迦旃延知道師父對自己的關懷，心裡十分感動。這份師徒的關心之情，給予偏僻地區弘法的迦旃延無上的鼓勵，讓他即使身處艱難困苦之中，仍有力量承擔弘法工作，並為佛教在西印度開創新教區。

《五燈會元》卷七記載：唐朝龍潭崇信跟隨天皇道悟出家，數年之中，一直過著砍柴燒水、做菜煮飯的生活。一天，崇信忍不住向師父請法，說道：「弟子出家數年，未曾聽聞法要，懇請師父慈悲開示。」

天皇道悟回答：「你剛才講的話，好冤枉我！自你出家以來，我未嘗一日不傳授你修道心要。」

崇信一聽，驚訝地問：「弟子愚昧，不知師父傳授給我什麼？」

道悟說：「你端茶來，我就喝；你捧飯來，我就吃；你向我合掌，我就對你點頭，這不是在指示你心要嗎？我又何嘗有一日懈怠呢？」

崇信經師父指點，豁然開悟，從中瞭解搬柴運水、吃飯喝茶，無不蘊藏禪機；師父慈悲，日日在修行的生活中，以無言身教為其說法。

所以，佛門師徒的情誼，不受時空的限制；佛門師徒的傳承，重在真理的相契；佛門師徒的關係，是一生一世的道侶。即使大迦葉、迦旃延等弟子在修道上早證果位，在弘法上已教化一方，但為師的佛陀，仍然殷切叮嚀，不忘關懷；縱然龍潭崇信未能了知師父的心意，天皇道悟仍時時為弟子說法，無有暫息，充分展露出終身道侶的師徒情誼。

三、師徒傳承的重要性

在日本大學的研究所，學生想找指導寫論文的教授，都十分謹慎、重視，因為教授與學生之間，不單單只是學問的指導，更代表著學派的傳承。同樣的，佛門裡對於師徒間的法脈傳承，更是倍加重視。

佛陀成道以後，在鹿野苑初轉法輪，不但把佛法傳給了五比丘，同時也形成具足佛、法、僧三寶的佛教最初教團。隨著佛弟子人數日益增加，佛陀率領的僧團，逐漸發展為千二百五十人的龐大教團。佛滅以後，為防止佛陀遺教散佚，大迦葉尊者召集五百阿羅漢，於七葉窟中誦出佛所說的教法，結集出經、律、論三藏。直至今日，透過經典的閱讀，我們能瞭解二千五百年前佛陀所說的真理，這就是一種法的傳承。

又隨著時空、思想的變遷，後代佛弟子們從不同角度，來詮釋佛所說的教法，產生各個宗派與師承。透過弟子對祖師思想的闡揚與弘傳，法脈得以代代相承，正法能夠永久住世。今日，南北傳佛教、大小乘各宗，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，就是師徒之間，佛法相傳的最佳寫照。

(一)正法得以久住

所謂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佛法要源遠流長的流布下去，必須依靠人來弘揚，因此師徒的傳承十分重要。修道上，為師者須肩負起引導後學的責任，讓弟子契入真理；弘法上，弟子要繼承起續傳衣鉢的使命，讓正法興盛久住。

1. 修道的指引

在僧團的制度下，一個人想要出家，如果沒有師父的認同，根本不被教界所接受，更遑論剃度落髮。尤其，受戒時踏進戒場的第一關，就是要審核戒子出家、受戒，是否得到師父的同意，面試時也會被詢問師承問題，必須這些條件都具足了，方才核准受戒。因此，即使是身為佛子的羅睺羅，出家以後，佛陀也告訴他，要找一個師父，所以才以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為師。

特別在修道上的指導，更可以看出師父的重要性。對一個出家修道者而言，修行的道路是否正確，師父是很大的關鍵，例如：《央掘魔羅經》中記載，央掘魔羅早先奉侍邪師，奉行邪法，結果成為人見人恨、喪心病狂的殺人魔，所幸蒙佛慈悲救度，才得以重新做人，最後更證得阿羅漢果位。又如：《緇門崇行錄》裡的布毛侍者，依止烏窠禪師十六年，受師一句：「佛法此間亦有少許」，布毛一吹的點撥，方才了悟自家面目。再如西藏的馬爾巴尊者，為讓弟子密勒日巴的黑業得以清淨，不斷給予種種苦行磨難，直至弟子成就道業為止。

《太平御覽》云：「師者，發蒙之基，學者有師，亦如樹之有根也。」為師者的苦心要求，一句話的點撥指導，往往能夠使弟子撥雲見日，除卻疑團，甚至慧命再造，因此有個善知識的師父，道業已經成就一半了。

2. 真理的傳承

在佛門師徒的傳承裡，師父可以將法傳給許多弟子，但也會在眾多的弟子中，找一個衣鉢傳人來繼承，以使法脈不致中斷。例如：在禪宗的傳承上，佛陀付法予大迦葉，迦葉之後再傳阿難，阿難囑咐商那和修等等；乃至禪法傳到中國，開演為五家七宗，也都代代有傳人。

又如：中國曹洞宗的天童如淨禪師，以日本道元為衣鉢傳人，使曹洞一脈在日本得以開宗立派，「只管打坐」的默照禪風，至今依然盛行流傳。密教七祖惠果阿闍梨，傾畢生所知，授日本空海大法，並囑其發揚密教於東瀛，因而開創了流傳千年的日本真言宗。所以，佛教的興亡、宗派的盛衰、法脈的存歿，與傳法弟子有莫大的關係，因此各宗各派無不慎選衣鉢傳人。

「衣鉢」在禪宗裡，被視為傳法的信物，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一載，佛陀將金縷袈裟交予大迦葉，並囑咐等到彌勒佛降世時，再將此袈裟交予彌勒佛。又《聯燈會要》提到：

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華示眾，眾皆默然，唯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云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

其中，「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」就是世尊所體悟甚深不可思議的真理。眾多弟子之中，唯獨大迦葉能瞭解世尊之意，「一拈花、一微笑」，師徒心意剎那交會，「禪」就在這之間流傳下來。

師徒間以心印心，這是一種心靈的交會，也代表了言語道斷的真理的世界。後來，佛陀以衣鉢作為傳法的信物，直到五祖弘忍傳法給六祖惠能，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端，才取消衣鉢信物。近三百年來，也有以記載傳承法系的「法卷」，為師徒傳承的信物。雖然隨著因緣的轉變，傳承的信物有所不同，但師徒間注重真理的相印，卻是千百年來亙古不變。

3. 作育英才

社會上一般師徒，多數尚能做到「師愛徒、徒敬師」，但如果要做到「青出於藍，更勝於藍」，為師者竭盡全力栽培徒弟，希望弟子能夠超越自己，有這種成就後學的寬宏胸襟者，實屬少數。

然而在佛門裡，為了佛教的興隆，為了法脈的傳承，每一個為師者，無不希望弟子能夠優於自己，因為唯有一代勝於一代，紹隆佛法才有指望，正法才能得以久住，故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云：「夫教授門徒，紹隆之要，若不存念，則法滅可期。」

華嚴宗三祖法藏賢首，攝取初祖杜順的《法界觀門》、《五教止觀》等實踐法門，並以《華嚴經》為骨幹，融和二祖智儼的《搜玄紀》，完成華嚴教理的組織思想，集大成於一身，將華嚴宗於當代弘揚至為極勝，可以說是「青出於藍，更勝於藍」的最佳典範。

唐朝，臨濟義玄在黃檗希運座下參學，久久無法開悟。為了讓弟子有所領悟，黃檗特別巧妙的脅迫義玄到高安大愚處參學，終於有所了悟。這種沒有利益摻雜、沒有私情牽扯、沒有計較分別，唯有道情法愛的師徒關係，從佛陀時代延續至今，貫穿兩千五百多年的時空，依然不變。所依靠的就是對佛法的信仰，對真理的認同，是師徒間理念的契合，更是法的傳承。所以「子弟優於師長」，不僅是佛門師弟之道的特色，也是正法得以久住的原因。

(二)影響佛教的流傳與發展

原始佛教時代，佛陀為因應根器不同之眾生，演說了八萬四千法門。當時諸大弟子雖因個人的性格、思想、專好，以及對教法實踐的不同，呈現出迥異的風格，但此時期仍為教法一味的教團。

及至佛滅，弟子們將佛陀所說的教法加以結集，形成經、律、論三藏。記載佛陀應機說法，涵容八萬四千法門的三藏十二部，原是等無差別，但後世祖師有的特別尊重某一法門，有的特別推崇某一義理，有的特別契合某一經論，並且倡導自家所崇尚的教法最為究竟，這

些思想透過師徒間代代相傳，形成不同派別系統，各個宗派因之而產生。例如：在印度有上座部、大眾部等二十個部派的部派佛教，中觀、瑜伽為空有二宗的大乘佛教，及至中國佛教更演繹為大乘八宗。

1. 印度部分

佛陀入滅百餘年後，僧團因為弘化範圍日廣，加之所面對的民族、語言、風俗、文化差異愈大，因此佛弟子在佛法義理及戒律行持上，產生分歧的看法，致使教團分裂成革新的「大眾部」，及保守的「上座部」。根據《異部宗輪論》，部派分裂的主因，為大天所提倡五事新說；《島史》則記載肇因於跋耆族比丘倡導十事新說。佛教史上將此次分裂稱為「根本分裂」。

爾後，教團流傳漸廣，由於師承的不一，因而對義理產生不同的解釋，加之各地多樣的風土民情，於是大眾部和上座部，又繼續分裂成二十個部派。從根本分裂到枝末分裂，佛教史上稱之為「部派佛教」。這時期各部派雖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，但對佛教的基本教義如「三法印」、「四聖諦」、「八正道」、「十二緣起」、「涅槃」等，仍持一致的看法。

部派佛教雖有著革新派和保守派之別，但大抵上皆屬於形式主義者，固守著戒律與教理，逐漸與一般民眾形成藩籬。此外，各部派十分重視自己立論之學說，致使佛教走向偏重義理的研究。大乘行者因而重新思惟佛陀教化的本懷，倡導慈悲利他的菩薩道，大乘佛教的弘揚於是因此開展。

西元前一世紀，大乘佛教興起，其發展大致可分為初期、中期與後期三個階段。初期大乘佛教有許多大乘經典產生，如：《般若經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等。到了中、後時期，大論師輩出，並有龐大的論書著作問世。這些經典、論書，後來傳至西藏、中國、日本，在當地產生了獨特的大乘佛教文化。後期的大乘佛教，因為受到印度教之密教性格，以及印度土著信仰的強烈影響，乃呈現顯著的密教化，以致逐漸衰落，十二世紀末回教徒入侵印度後，佛教在印度也隨之滅亡。

印度大乘佛教，主要分為兩大系統，中觀學派和瑜伽行派，興起於西元一至六世紀間。中觀學派是以龍樹的《中論》為基礎，宣揚空觀的學派，在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去」八不偈頌中，闡述了緣起性空的思想。

以世俗、勝義二諦，說明離開世俗諦，則無法瞭解勝義諦；若離勝義諦，亦無法證入法性真實義。此外，從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的中道觀，強調不偏有、不偏空，進而從「真空妙有」中看待萬象緣起性空的本質，這些思想都是中觀學派重要的核心理論。

到了西元四、五世紀間，中觀學派分成以佛護為代表的「具緣派」，和清辨系統的「依自起派」。中觀思想傳入中國以後，深深影響中國佛教，除了衍生以弘揚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大智度論》為主的三論宗外，天台、禪宗等各宗派中亦含有甚深的中觀思想。

瑜伽行派興起於西元四、五世紀間，為破斥大乘空宗「一切皆空」的流弊，獨幟大乘「有」義，而成立的學派。彌勒菩薩為此派的開祖，無著及世親則是理論體系的確立者。

此派以《瑜伽師地論》為基礎，主張萬法唯識、三界唯心，認為一切存在，皆由心識所變現。陳那為瑜伽行派之集大成者。此派的重要論述有《解深密經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攝大乘論》、《唯識三十論》、《唯識二十論》等書。

2. 中國部分

佛教在印度衰亡後，南傳佛教仍囿限於南亞諸國，北傳佛教則由中國進而傳入日、韓，乃至西方國家。特別是佛教傳到中國後，隋唐三百餘年間，隨著經典的翻譯，日趨完備，以及在當時社會的環境下，各宗派祖師的思想旨趣、修行法門、基本立場，均已成熟，因此中國大乘八宗相繼並起，大放光彩。例如：

三論宗：自鳩摩羅什譯出三論後，門下多人弘傳，至隋朝吉藏集大成。

禪宗：傳至初唐六祖惠能，始有宗風可言，並開頓悟南宗，一花五葉漸成五家七派。唐中葉以後，諸宗衰微，獨禪宗得勢。

律宗：以《四分律》為本，有法礪的相部宗、懷素的東塔宗與道宣的南山宗。尤其，道宣以大乘教義解釋《四分律》，大興此宗，為集大成者。

淨土宗：自東晉慧遠廬山結集白蓮社起，到隋代道綽仰慕曇鸞高風，專修念佛淨業；善導著《觀無量壽經疏》，專明念佛真義；慧日著《往生淨土集》，主張禪淨合一。

天台宗：隋末智者承慧文、慧思「一心三觀」之法門，著天台三大部，並以《法華經》為依據，闡揚法華思想，創立天台宗。傳至盛唐六祖湛然，確立天台嚴密教理的基礎，被稱為天台宗中興之祖。

華嚴宗：隋末初祖杜順創「法界三觀」，傳智儼，至三祖法藏集大成，完成華嚴教理的組織系統。其後四祖清涼澄觀、五祖圭峰宗密皆為華嚴學泰斗。

法相宗：成立於唐玄奘西行返華後，經窺基而極盛。其中《成唯識論述記》被後世唯識學者奉為圭臬。

密宗：唐開元年間，善無畏、金剛智來華譯經傳密，中國密宗始逐漸有組織系統，不空繼而發揚光大，門下受密法灌頂者甚多，始終獲唐室重視，並東傳至日本。

佛陀在世時，為佛教教團之師，他親自將教法傳給弟子們，及至世尊入滅以後，分別由以教法或戒律為師的長老們繼續傳承，佛教也因而分裂成許多學派及宗派，而各派長老復依序傳授徒弟。所以，各宗派祖師們的思想旨趣、修行法門，就在師徒代代相承之間流傳下來，形成今日南北傳共存、各宗派林立的局面。

四、師徒傳承的方式

兩千五百年前，佛陀親自授法予五比丘，開啓了印度佛教史上，第一次的師徒真理的授受。又佛教傳到中國以後，唐朝馬祖道一始創叢林，以安禪侶；百丈懷海制定清規，使眾有序。自宋代起，由於不同的住持傳承方式，便有子孫叢林與十方叢林之分，也因這個世代交替的傳法制度，使得中國的佛教叢林，能夠傳承數十年或數十代，宗門得以隆興。

直至今日，佛教宗派林立，遍布全球，師徒間的傳承，仍然是由師父傳法予弟子，且依照不同的傳法形式，可區分為：直接傳承與間接傳承、十方叢林與子孫叢林。

(一)直接與間接的傳承

1. 直接傳承

直接傳承是指師父親自授法予徒弟，從師徒關係的建立上來看，可分為：弟子仰慕師父，或為師所收服，而皈依其座下；以及師父認出徒弟是個法器，苦心度化為徒兩大類。

《大智度論》卷十一記載：舍利弗因見到阿說示端莊的威儀，又聽其講述佛所說「諸法因緣生，諸法因緣滅」之理，因而對佛陀心生景仰。於是，偕同目犍連，率領五百位弟子，至竹林精舍皈依佛陀。後來，舍利弗、目犍連兩人都成為佛陀的上首弟子。又修持苦行的大迦葉，蠻荒佈教的富樓那，解空第一的須菩提，也是因仰慕師名，聽聞佛法，而皈依佛陀座下。

印度大乘時期的馬鳴，最初學法於外道，後與脅尊者對論，深有所感，轉而皈依佛門，禮拜脇尊者為師。在《提婆菩薩傳》中提到，提婆初習婆羅門學說，他參謁龍樹，原想與之辯論，一較高下。不料，龍樹卻令弟子端碗滿水置於其前，表示自身佛性具足，如水一般，滿而不溢；提婆即以一針投入水中，回應法爾如是，一探到底，兩人因而欣然契合。龍樹當下印可提婆，提婆亦深為龍樹的智慧所折服，禮拜龍樹為師，潛心鑽研大乘教說，成為龍樹眾多弟子中，最傑出的一位。後來更代師辯論，破斥外道，振興佛教。

中國禪宗的慧可，曾在嵩山少林寺參謁達摩，據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三記載，慧可為了求道，徹夜立於雪中，直至天明，仍不被允許入室，便以刀自斷左臂，表示求道的決心。達摩

知其為法器，因此接納為徒，並講說安心之道。後來，慧可繼承達磨衣鉢，成為中國禪宗二祖。

其後如：僧燦師侍慧可、道信禮僧燦為師、惠能得法於弘忍、百丈懷海受馬祖道一調教，師徒關係皆屬仰慕大師、皈投座下之類型。從禪宗的發展史上來看，由於禪門盛行雲水參學，諸多禪僧透過尋師訪道，藉由大師的啟發指導，進而悟得佛法心要，繼承宗派法脈。因此，禪宗裡的師徒傳承，大部分都屬於慕師求法的直接傳承。

空海在唐朝時期來華，向青龍寺惠果阿闍梨學法，得法之後，繼承衣鉢，為密教付法八祖。回國後，創立真言宗，使密宗從中國分燈至日本，是為日本密宗之開祖。又密宗祖師傳法予弟子，須經過密法灌頂的儀式，毋庸置疑，密宗的師徒傳承是屬於直接傳承。此外，天台宗從三祖慧思至九祖湛然，皆是弟子皈投師父，直接傳承的典型代表。

《佛祖歷代通載》裡記載：禪宗四祖道信度化五祖弘忍的因緣。

五祖本一栽松道者，四祖云：「汝已年老，可再來，吾當忍死以待。」五祖遂至濁港江頭，見一女問投宿，而受孕托生，謂之黃梅無姓兒。既而傳法於五祖，黃梅法席七百高僧……

從這段文字可以得知，四祖道信與五祖弘忍，兩人的師徒關係，起源於與栽松老人的前世之約，因此道信收無姓兒為徒，帶回寺中予以教導，賜法名弘忍。弘忍一生也未讓道信失望，繼承其師衣鉢，努力發揚禪風，開創「東山法門」，接引無數學人，最後成為一代宗師。

唐朝開元年間，馬祖道一在南嶽衡山傳法院習禪。據《景德傳燈錄》記載，懷讓知其為法器，特別前去化導，問道：「大德坐禪圖什麼？」

馬祖答：「圖作佛。」

於是懷讓拿起一塊磚，在庵前的石上磨。

馬祖覺得很奇怪，便問：「磨磚作什麼？」

懷讓道：「磨磚作鏡。」

馬祖道：「磨磚豈能成鏡？」

懷讓道：「磨磚既不能成鏡，坐禪又豈得成佛？」

磨磚作鏡的教示，使馬祖豁然契悟，禮拜懷讓為師，親侍達十年之久，且馬祖也是唯一承嗣懷讓心印的弟子。後來，馬祖在江西極力闡揚南嶽系禪風，並於南康龔山聚徒說法，始創叢林。

窺基是玄奘的上首弟子，由於曾任長安大慈恩寺住持，因此有「慈恩大師」之稱。《宋高僧傳》卷四提到，窺基十七歲時，玄奘要度他出家，其父雖已答應，窺基仍予以拒絕。後經玄奘再三勸請，才勉強同意，且提出三項要求，即「不斷情欲，不斷葷血，過中可食」。

玄奘以「先以欲勾牽，後令入佛智」，於是先行答應，因此經常可見窺基行駕三車，前車載經論，中車自乘，後車載家妓、女僕、食饌，遂有「三車法師」之稱。然而，隨著時間流逝，窺基日漸深入法義，加上玄奘的關心化導，窺基對自己的行為深感慚愧，於是毅然拋棄三車，成為一個持戒嚴謹的出家人。窺基畢生著述甚多，有「百部論師」之稱，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代大師。

2. 間接傳承

間接師承主要在強調，指師徒間對法的相契與認同。雖然師父未親自傳法給弟子，乃至師徒二人身處不同朝代，相隔時空久遠，無有見面之機會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師徒關係猶能建立，端賴師徒二人對真理有共同的體證，弟子對師父的思想理念能夠予以認同。

例如：淨土七祖省常因仰慕慧遠遺風，於是在杭州西湖昭慶寺結社念佛，號「白蓮社」，後改為「淨行社」。此外，更集眾千餘人，共同於佛前立下誓願，發願「廣行菩薩道，往生西方」，往昔廬山白蓮社盛況因而再現。事實上，慧遠、省常兩人相隔五百餘年，若非理念認同，法上相契，廬山蓮社的盛況，如何能夠再現？

特別是淨土宗的傳承，不像其他宗派有師徒授受的法系，因此沒有祖師的直接傳承系統。一直到宋朝，石芝宗曉將歷代弘揚淨土法門，有重大貢獻者，如：慧遠、善導、承遠、法照、少康、延壽和省常諸位大師，列為蓮宗七祖，才開始有淨土宗的法系出現。到了明代，雲棲株宏、蕩益智旭被列為第八、第九祖。清代則有行策、省庵、徹悟等諸大師為第十、十一、十二祖。近人則推印光大師為第十三祖。因此，中國大乘八宗裡，在師徒傳承上，屬於間接傳承的，應以淨土宗為最。

另外，天台宗二祖慧文，因閱讀龍樹所著《大智度論》，至「道種智、一切智、一切種智，一心中得」時，恍然大悟，證得「一心三智」的妙旨。又讀《中論》至〈觀四諦品〉，頓悟空有不二的中道義，因而成立了空、假、中三諦一心，也就是「一心三觀」的觀法。慧

文的思想體系，來自於《大智度論》、《中論》，可說得法於龍樹，因此龍樹被尊為天台宗初祖，而龍樹、慧文成立間接傳承的師徒關係。

明代律宗的如馨，於攝山棲霞寺出家，因讀《華嚴經》〈菩薩住處品〉，立誓從文殊菩薩受戒，遂至五台山，夙夜虔勤懇求，終於感得文殊菩薩在雲端授戒，從此頓悟心地法門，悠遊於大小乘律法之中。畢生駐錫靈谷、棲霞、甘露、靈隱等寺，開壇授戒三十餘處，徒眾萬餘人，再興南山律宗，是為一代宗師。

一代高僧弘一，初修淨土，在參訪多處名山大寺後，深感律法不明，佛教難以發展，於是發憤鑽研律學，以弘揚南山律宗為己任。他遍考中外律叢，校正三大部及其他律藏，著有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》等書，且創辦「南山律學院」，以延續律宗法脈。大師在律學上的成就，以及對中國佛教的影響，受到現代學者一致的肯定。

唐代道綽上承曇鸞的思想，為唐代初期淨土教開拓者。此段師徒因緣，起源於隋朝大業五年，道綽來到曇鸞創建的玄中寺，因見曇鸞和尚碑文深受感動，轉而皈向淨土信仰。道綽一生講說《觀無量壽經》二百回以上，主張不論出家、在家，均以念佛為要。尤其，道綽在念佛時，必數小豆粒，稱為「小豆念佛」，這也是中國念佛數珠的濫觴。曇鸞生於南北朝時代，與道綽相隔百餘年，他們的師徒之緣，締結在淨土思想上，說是間接，但也是直接。

據《宋高僧傳》記載，淨土五祖少康在貞元初年，抵達洛陽白馬寺，見殿上有物放光，取而閱之，乃是善導大師的〈西方化導文〉。少康十分歡喜，默然祝禱：「若我與淨土有緣，願此軸文再現光明。」果見金光閃耀，其中有化佛菩薩無量。少康於是前往長安光明寺，在善導大師影堂瞻禮祈願，忽見善導像化為佛身，告訴他：「汝依吾教，廣化有情，他日成功，必生安養。」少康因而專修念佛。後又至睦州烏龍山開淨土道場集眾念佛，他每念佛一聲，口隨出一佛，念十聲出十佛，時人稱之為「後善導」。

(二)子孫叢林與十方叢林

叢林通常指禪宗寺院，因此又稱禪林。後世教、律等各宗寺院，也仿照禪林制度，稱為叢林。中國禪宗自六祖惠能以後，百餘年間，禪徒僅以道法相授受，且多居岩穴之處，或有寄住於律宗寺院者，也常發生齟齬，因此馬祖創立叢林，百丈制定清規，叢林制度才大致完備。

及至宋朝，叢林依住持繼承制度的不同，分有：甲乙徒弟院、十方住持院、敕差住持院三種。「甲乙徒弟院」是指由住持所剃度的弟子依序傳承；「十方住持院」即請諸方名宿來住持；敕差住持院則由朝廷給牒任命住持。

由於甲乙徒弟院採師徒相承的世襲制，所以又稱為制度叢林或子孫叢林。十方住持院，則因住持之任命，不拘師徒關係，且拔擢自十方之高僧大德，因此又稱十方叢林。後世大體沿用此一制度，並無太大變動，惟敕差住持院已不復存。

此外，十方叢林又可分為傳法叢林與選賢叢林，如：鎮江金山寺的住持，即依法系相傳，稱為「傳法叢林」；寧波天童寺自清末寄禪重興後，改為十方選賢制度，稱為「選賢叢林」。

無論是公天下的十方叢林，或是合於民主程序，由剃度徒中推派人才的子孫叢林，藉由這個世代交替的傳承制度，使得中國叢林能夠平順興隆，延續到千百年後的現代。

五、師徒間的道情法愛

《四分律》云：「和尚看弟子，當如兒意看；弟子看和尚，當如父意。展轉相敬，重相瞻視，如是正法便得久住。」師愛徒，徒敬師，彼此以禮相待，真誠尊重，這就是師徒間的道情法愛。有時，師徒之間的情誼，更勝於世間的親情。今日，佛教的流布能夠歷經千年、傳遍寰宇，師徒間的道情法愛是股很大的支撐力量。以下從四個角度，來敘述師徒間的道情法愛。

(一)師父對徒弟的關愛

為因應個人根機之不同，佛陀給予弟子們的不同教育，皆以啓迪智慧、開展佛性為原則。及至後代，祖師們教育弟子，也都秉承佛陀的精神，開展出各家不同的教育法。從歷代高僧傳及禪門公案中，可以看到有時師父給予弟子軟言愛語，有時又是種種無情的棒喝磨練，這些看似無情、實為有情的教育方法，蘊含了佛門師徒間深厚的道情法愛。

出生首陀羅族的優婆離，為佛陀理髮時，經由佛陀指導如何剃髮，漸次由初禪進入四禪的境界。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那律，在佛陀講經時打瞌睡，受到佛陀的呵斥，因而激起精進向道之心，證得天眼神通。為使羅睺羅改正說謊的習慣，佛陀以洗腳水和盆子為喻，嚴厲教誡羅睺羅，因而使其欣然改過，修得密行第一。

晉朝法遇，因弟子飲酒僅以處罰了事，未將之逐出師門，而收到老師道安寄來的荆杖，於是法遇鳴椎集眾，受杖自責，以領師訓。禪宗五祖弘忍密付衣法於惠能，唯恐其他弟子不能接受，為衣鉢而引起爭奪，因此催促惠能連夜離開，弘忍更親自搖櫓送惠能過江，師徒之間因而留下「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」的佳話。

玄奘大師為接引宿植佛緣的窺基，以三車權巧度化，造就出中國的「百部論師」。百丈懷海倡導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農禪生活，樹立叢林千古的楷模。趙州以吃粥喝茶、我

去小便一事，告訴學人禪重親證體悟。日本仙崖深夜站在牆邊，等候翻牆外遊的學僧歸來，禪師以關愛代替責備，感動學僧從此不再犯過。

宗喀巴的師父敦珠仁欽，為磨練弟子堅強的意志，毅然捨下師徒之情，命宗喀巴至路途艱辛的西藏高原參學訪道，不意此別竟成永訣。爾後，宗喀巴為感念其師，日日供祀，不曾間斷。星雲大師的師父志開上人，平日課徒嚴格，不假辭色。一次大師有病，他的師父特地差人送來半碗鹹菜，在那物質匱乏的年代，師父的關懷讓大師感動流淚。他和淚吞下這半碗鹹菜，心中立誓將來要弘揚佛法以報師恩，也奠定大師盡形壽為佛教獻身命的決心與毅力。

(二)弟子對師父理念的實踐

在《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》裡提到：「謂弟子事師，當有五事：一者、當敬難之；二者、當念其恩；三者、所教隨之；四者、思念不厭；五者、當從後稱譽之。」其中，當念師恩，所教隨之，就是弟子以師心為己心，以師志為己志，實踐師父的理念。

宋朝懷志謹遵老師真淨克文的遺訓，堅拒住持領眾，拋名利於腦後。隋朝灌頂天資聰穎，能日記萬言，曾長期隨侍天台智者，記錄、結集其講說之經教，因而使大師的智慧與天台宗的教學能流傳至今日，這正是弟子對師父理念的實踐。

另外，佛圖澄、道安、慧遠這一派系的師徒相承，也是弟子實踐師父理念很好的例子。佛圖澄是來自印度的高僧，他以神通降服殘暴的石虎、石勒，因此多數人對佛圖澄的所知，僅限於他廣大的神通。事實上，佛圖澄在僧才的培育、寺院的建立也很有貢獻，例如：上萬個弟子在佛圖澄座下學習，而其中表現最傑出的，首推道安。

在佛教界有著偉大成就的道安，由於身材矮小，面目黝黑，長得其貌不揚，因此剛出家時不為師父所重視，日日到田裡工作。直至道安向師父要經典來研讀，師父才驚覺弟子是個法器。雖然道安的師父無太大才學，卻有栽培弟子的正知正見，他讓道安到外地尋師問道，因此道安才有因緣至佛圖澄座下學習，並繼承法統。

東晉時期，北方大亂，道安率領四百餘位弟子避難於諸方。遷徙之中，道安仍孜孜不倦教育弟子，一路上生活頗為艱困。抵達襄陽後，由於道安的高妙智慧及深厚佛學，讓荊州刺史桓豁、襄陽鎮守朱序、宣威將軍郗超等人心生景仰，因而獲得護持供養，後來更創建了檀溪寺。道安常在弟子有了一定成就後，令其至各地弘法，亂世之中，師徒分離，往往一生就此告別，不復再見，心中不免覺得不捨。

除了教育弟子以外，道安大師在當時看到佛經的混亂，深覺目錄學的重要性，因而對經典加以考證，完成中國的第一本佛典目錄《綜理眾經目錄》。今日我們對經典的譯者、年代等資料，能夠如此清楚，應歸功於道安大師。

此外，道安在整理經典的過程中，發現應有更多的經典，以及更正確的經典解讀，他渴望這方面的問題能夠獲得解決，因而想到龜茲國的鳩摩羅什。當時道安受到朝野的尊重，他向苻堅推薦鳩摩羅什，苻堅立即令呂光帶兵迎請。得到羅什的呂光，率兵返國途中，得知苻堅兵敗被殺，遂於涼州自立為王。一代大師鳩摩羅什，就此被呂光軟禁於涼州，長達十六年之久，直至姚興打敗後涼，才將羅什送到長安。遺憾的是，當羅什抵達長安，當年提議邀請羅什的道安，已經不在人世。

雖然如此，道安的弟子慧遠仍深記師父的志願，繼續與羅什保持往來。由於當時慧遠已在廬山結社念佛，且發誓終身不下廬山，因此便以書信和羅什討論佛法大義，後來這些信件被結集成《大乘大義章》。此外，慧遠還派遣弟子前往羅什座下學習；歷史上「生公說法，頑石點頭」，有名的竺道生，就是慧遠派去羅什處學習的弟子，後來竺道生在佛教史上，也有很大的貢獻。即使在艱困的環境下，慧遠仍堅持要完成道安的志向，這種不受時空影響，弟子對師父理念的堅持，正是佛門師徒關係的珍貴之處。

佛圖澄傳法道安，道安傳法慧遠，此派傳承的道風，非常嚴格，必須持守戒律。慧遠晚年，老邁生病，弟子為他準備藥用酒，但慧遠以持戒為重，堅持不用。於是，弟子又準備米汁、蜜水，慧遠要求弟子查閱律藏，確定是否可以飲用，然而律文尚未查出，慧遠就已圓寂。

既然慧遠這一派對於戒律的持守是如此嚴謹，那麼他們又如何來接受鳩摩羅什呢？受姚興尊禮為國師的羅什，居住在富麗堂皇的長安逍遙園，甚至傳說姚興送十個女子給羅什，以留下智慧的種子。姑且不論這件事是否真實，但對一個高僧而言，總是一種傷害。持戒嚴謹的慧遠，為什麼依然能夠與流言下的羅什，相互尊敬往來？這是因為兩人都以真理為重。

此外，羅什為何甘受這樣的流言？當羅什抵達中國，已是五十高齡，想要翻譯的經典何其多，無奈有限的生命何其短，再者身為外國人的羅什，倘若想在中國弘法，必須依賴國主姚興，尤其譯場裡三千多人的開銷，更需要國家的支持。所以，羅什以個人的傷害，換取佛法的流傳，這與道安「不依國主，法事難立」的理念相同，也是高僧在個人與佛法之間取捨的智慧。

(三)師徒間不離不棄的情誼

《勸發菩提心文》中說：「父母雖能生育我身，若無世間師長，則不知禮義，若無出世師長，則不解佛法。不知禮義，則同于異類，不解佛法，則何異俗人。」所以，父母給我以色身，師父對我則有法身慧命的再造之恩，而佛門中的師承觀念，是「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」，師徒間的情誼，非世俗知見所能理解，有時師徒的道情法愛，更勝於世間的親情。

《西天目祖山志》記載：晉朝法曠禮拜曇印爲師，一次師父罹患重病，命在旦夕，法曠爲了救護其師，於是七日七夜代師禮懺，無有間斷，因而感得佛力加持，五色光明照耀，曇印病遂痊癒。《佛祖歷代通載》也寫道：元朝印簡八歲禮拜中觀沼公爲師，十八歲那年，元兵南下寧遠，眾人紛紛逃逸，唯獨印簡不肯離去，侍師一如平常。中觀規勸弟子說：「吾迫桑榆，汝方富有春秋，何當玉石俱焚，宜自逃遁。」印簡流淚回答：「因果無差，死生有命，安可離師苟免乎？」即使面對險惡的環境，印簡寧捨身命，也不肯離師去，充分流露師徒間不離不棄的感人情誼。

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五記載：南陽慧忠國師感念侍者爲他服務三十年，希望幫助侍者開悟。一天，國師忽然喚道：「侍者！」

侍者立刻回答：「國師，什麼事？」

慧忠無奈地說：「不做什麼。」

過了一會，國師又叫道：「侍者！」

侍者還是回答：「國師，什麼事？」

慧忠又無可奈何地道：「不做什麼。」

如是多次，慧忠於是改口叫侍者：「佛祖！佛祖！」

侍者茫然不解地問道：「國師，您叫誰呀？」

不得已，慧忠只有明白開示：「我在叫你！」

侍者聽了，急忙說：「國師，我是侍者，不是佛祖呀！」

這時候，慧忠對侍者慨嘆：「將來可不要怪我辜負你，是你辜負我啊！」

侍者聽了仍然強辯：「國師，不管如何，我都不會辜負你，你也不會辜負我呀！」

慧忠道：「事實上，你已經辜負我了。」

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，慧忠國師愛護徒弟之心，一次次不厭其煩的引導，一回回不肯放棄地點醒，希望能夠幫弟子早日開悟。無奈侍者無法體會國師的心意，不肯直下承擔，實在非常可惜。

(四)師徒互為師

佛門裡自古以來就有「不輕後學」的主張，師徒彼此互為解脫道上的善知識，菩提路上的法眷屬，因此師徒間的關係便是「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」，師可以為徒，徒也可以為師，互為師表，彼此提攜。

前面提到的鳩摩羅什，為中國四大譯經家之一。他自幼聰敏，七歲從母入道，遊學天竺，遍參名宿。曾拜小乘槃頭達多為師，後來於沙勒國遇大乘名僧須利耶蘇摩，改學大乘法義，回國後力宣大乘佛法。

槃頭達多得悉弟子改投大乘，特地前來詰問，羅什藉機反為其師陳說大乘之理。經過月餘，槃頭達多覺悟大乘之妙，轉禮拜羅什為師，並且說道：「和尚是我的大乘師，我是和尚的小乘師。」羅什與槃頭達多互為大小乘師徒一事，在教史上傳為千古美談。

《五燈會元》卷四記載，古靈悟道之後，有感於剃度恩師的引導，決定回去度化未得道的師父。有一次，師父在洗澡，古靈為其拭背，忽然說道：「好一座佛堂！可惜有佛不聖。」師父聽了回頭一看，古靈趕緊把握機緣又說：「佛雖不聖，還會放光！」可惜師父仍不開悟，只覺徒弟言行異於常人。

又一次，師父在窗下讀經，有隻蒼蠅因被紙窗擋住，怎樣也飛不出去，反把窗戶撞得直響。古靈因而觸動禪思，說道：「世間如許廣闊，鑽他驢年故紙。」又作了一首詩偈：「空門不肯出，投窗也太痴，千年鑽故紙，何日出頭時？」暗示師父參禪應該從心地下功夫。師父見這個參學回來的弟子，言語怪異，問他什麼道理？於是古靈將悟道之事說出，師父感動之餘，便請他登台陞座為其說法。古靈以報恩之心來為師說法，師父在真理之前拜弟子為師，這種互為師徒的道情法愛，於此間充分流露。

有位信徒到寺院禮佛後，便至客堂休息，才坐下來，就聽到年輕知客師對年老的無德禪師說：「師父，有信徒來了，請上茶！」

不一會兒，年輕知客師又道：「師父，佛桌上香灰太多了，請把它擦拭乾淨！」「拜台上的盆花，別忘了澆水！」「中午別忘了留信徒用飯！」

信徒見到年老的無德禪師，在年輕知客師的指揮下，一會兒做這個，一會兒做那個，實在看不過去，就問無德禪師：「老禪師，知客師和您是什麼關係呀？」

無德禪師非常得意答道：「他是我的徒弟呀！」

信徒十分不解地問：「既是您的徒弟，為什麼對您如此不禮貌？一下子叫您做這，一下子要您做那呢？」

老禪師非常欣慰道：「我有這樣能幹的徒弟，是我的福氣。信徒來時，只要我倒茶，不用我講話；平時佛前上香換水都是他做，我只要擦一擦灰塵；他只要我留信徒吃飯，並不叫我去煮飯。寺內上下一切都是他在計畫、安排，這給我很大安慰，否則我就很辛苦了！」

信徒聽後，仍不甚瞭解，滿臉疑惑地問道：「不知您們是老的大？還是小的大？」

無德禪師道：「當然是老的大，但是小的有用呀！」

無德禪師認為，師徒的輩分是其次，最重要每個人必須恰如其分，對常住有所貢獻，因此他讓年輕人來做住持，自己來端茶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師徒關係不如常住來得重要，也正如星雲大師在《如何做個佛光人》中提到的「常住第一，自己第二」。

六、結語

古往今來，流傳了兩千多年的佛教，能夠遍及五大洲，正是因為有了師徒的傳承，佛法才能源遠流長。也因為這份佛門師徒的關係，為人世間勾勒出多少美妙的情景，為人際間增添了多少動人的溫馨。修道者的師徒關係，在一般人認為是嚴肅、刻板、冷酷、毫不留情，但如佛光山牆上所貼的標語：「僧情不比俗情濃」，佛門的溫情是不同於世俗呀！

佛光山是臨濟宗的法脈，星雲大師是臨濟宗的傳人。大師非常善於觀機逗教，往往幾句簡短的對話，弟子就能深刻感受到大師的關懷與教育，例如：過去，佛光山北海道場的一位當家，為了打通道場附近的馬路，因此買地拓寬，大興工程，深深覺得很有成就感。

一天，這個弟子特別請大師來看工程，得意的問道：「師父，您看怎麼樣？」

大師看到現場數部的怪手、推土機，比高速公路工程的聲勢還浩大，只說了一句：「我看到新台幣。」

大師在開山時，曾說過：「吃不窮，穿不窮，算盤不到一生窮。」他很在意金錢的使用是否正確。對於這位弟子，大師只是簡單的一句話，讓弟子自己去參，這是多美的一句話。

此外，大師也很體諒弟子，雖然每個人都領有常住的單銀，而且大部分的人都足夠使用，只有少數一些人會因特殊狀況而不足。但為了讓弟子保有尊嚴，師父有時會在集合之後，找個隱密的地方，把錢放在那裡，然後要弟子們一個個依次進入，有需要用錢的人，可以直接拿走。大師相信弟子不會貪心，只取所需，而弟子拿錢的時候，也體會到師父的用心，因此只取所需，不會貪心。

再如：傳統的寺廟，弟子偶犯小錯，皆是以佛前跪香來處罰。但大師認為：在佛前禮拜，是多麼神聖莊嚴的事，怎麼用它來處罰人，因此大師改以睡覺來處罰弟子。起初，有些人認為睡覺很好，可是一天、兩天……這樣睡下去，別人在拜佛，自己在懈怠，任誰都會深感慚愧。所以，弟子們認為睡覺的處罰方法，既好用又有效。

從這些事可以看出佛光山的師徒關係，弟子們認為師父既慈悲又有威德，因此雖然大師常對弟子說：「三分師徒，七分道友」，而佛光山的弟子卻認為：「一朝為師，終生為父」。

在本文裡，我們從師徒間「亦師亦友、終身道侶」的情懷，看到「佛門的師徒關係」；從教史上「佛法流傳、宗派開演」的記載，得知「師徒傳承的重要性」；從「傳承制度、叢林類別」的差異，瞭解「師徒傳承的方式」；從僧傳裡「師愛徒、徒敬師」的事蹟，感受「師徒的道情法愛」。

佛滅以後，佛教在縱向的流傳上，依靠師徒間的代代相承，正法因而得以綿延久住；在橫向的發展上，原本一味的教團，因後世佛弟子對法義的不同詮釋，及師承的不一，開演成各宗各派。今日佛教能夠遍傳全球，世代交替的師徒傳承，有著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。

【參考書目】

1. 《妙法蓮華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九冊。
2. 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一冊。
3. 《四分律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十二冊。
4. 《五燈會元》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三八冊。
5. 《央掘魔羅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冊。
6. 《緇門崇行錄》，《卍續藏》第一四八冊。
7. 宋·李昉等編纂，《太平御覽》一千卷。
8. 《景德傳燈錄》，《佛光藏·禪藏》。
9. 《聯燈會要》，《佛光藏·禪藏》。
10. 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冊。
11. 《大智度論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二冊。
12. 《提婆菩薩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。
13. 《佛祖歷代通載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九冊。

14. 《宋高僧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。
15. 《佛說尸羅六方禮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一冊。
16. 清·實賢，《勸發菩提心文》一卷。
17. 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十五冊。
18. 星雲大師，《佛教叢書(三)·佛陀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。
19. 星雲大師，《佛教叢書(四)·弟子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。
20. 星雲大師，《佛教叢書(六)·宗派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。
21. 星雲大師，《佛光教科書(三)·菩薩行證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年）。
22. 星雲大師，《佛光教科書(五)·宗派概論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年）。
23. 星雲大師，《佛光教科書(六)·實用佛教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年）。
24. 星雲大師，《星雲禪話一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年六月）。
25. 星雲大師，《星雲禪話二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年六月）。
26. 星雲大師，《星雲禪話三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）。
27. 星雲大師，《星雲禪話四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）。
28. 星雲大師，《星雲說偈一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二年十一月）。
29. 星雲大師，《星雲說偈二》（台北：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二〇〇〇年八月）。
30. 慈怡法師主編，《佛光大辭典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六月）。
31. 藍吉富主編，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（台南：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，一九九四年一月）。
32. 盧淡蔡編纂，《佛典精華錄》（台北：天華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）。